

EduParadise? EdUtopia? 究竟是誰的樂園？誰的烏托邦？

黃家鳴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William Blake “*Auguries of Innocence*” (1803)

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

趙州從諗禪師《五燈會元·卷四》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諮詢，有關的特區政府問責高官出來硬銷一套所謂立法理念，信口開河地胡扯瞎說：「叛國是外患型罪行，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顛覆是內亂型，如黃巢、黃巾之亂。」其（及／或其一眾助手）對中國歷史之無知，可見一斑。至於後來在另一個學生論壇，再信口雌黃以希特拉（Adolf Hitler）為普選產生卻帶來暴政，論証民主並不一定可取，引起德國駐特區領事表達不滿，又是蠢事一樁。自然大家都可以輕易為其開脫，「揸槍搵飯食嘅係咁啱喇！」筆者也無話可說，覺得不能不接受這麼一番委婉的「道理」，要知道「揸槍嘅」始終有權有勢，可以任意編撰、詮釋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好像永遠都是官方版權所有，人民沒有發言權。

但筆者卻不能不慨嘆，教育界領導層雖充斥飽學之士，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這幾年來在上的頒布一番又一番的所謂教育理念新思維，並連消帶打推出一批又一批的教育新政策、新措施。學校裡教師每天都在為孩子們辛勤工作，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那會有人可以像《國王的新衣》中的小孩，得閒上街看熱鬧，並告訴長官同志們他們醜態百出呢！「從一粒沙可以看出一個世界」，真叫人感慨。曾被「讚譽」為「蠢事多為」的香港特區政府領導層，難道真的從任意部分選取片段細察，都只有蠢事與無知嗎？

筆者一向對於課程設計理論所知不多，關於學習數學以致一般的學習之道，也只能說抱著一己之見與經驗心得（但願不只是井蛙之見），力求認識掌握當前的教學環境，與教師們交流想法，理解各細節上的學習困難，共同努力尋求解決之道，從而豐富自己和同工們對學習數學的認識，再體現於更新課堂教學的實踐之中。但近年教師們像給勞改洗腦一樣，中央教育文件排山倒海的來，學習中央文件的會議開得熱熱鬧鬧，假大空的口號之多足夠學究們編幾本參考工具書。學校行政當局往往為不同理由（包括很多不能宣之於口的理由）亦推波助瀾，疲勞轟炸一樣地威迫老師放下常識與理智，共同仿照這些尤如「教育烏托邦（EdUtopia）藍圖」的中央課程改革文件，實行各式各樣所謂校本的「土法煉鋼」，參與建設那天曉得怎樣美好快樂幸福的「教育樂園新天地（EduParadise）」。教師們或許會有同感，其實有些課程新藍圖也蠻像砌圖遊戲的，有時間的話會挺好玩的。只是不知是誰個無聊閒人，既不懂各學科的內容，又無視各學科的特質，將本來好端端的一個學習整體，隨己意切碎再進行拼砌，搞出些學不似學、習不似習的東西！唉，要學會他們說的「學習」，真難！

就以數學科來說，如果大家還忍受得住，請翻開那本《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年）看看。欽定的九種共通能力，即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研習能力（比從前目標為本課程〔TOC〕所提出的「五大特異功能」更「勁」！），在新指引中乃是數學「學與教」規劃的重心。第一個問題當然是這九種所謂共通能力何來，為甚麼不是五種或十二種呢？即使完全不理會這個理論問題，明顯地從實際表列於這九種共通能力之下的預期學習成果，以致在數學教學示例的細節上都有頗多重複、重疊之處。這反映出將數學本科課程元素分割地硬套進這九個框格時，相當牽強，切割面肯定並不合符數學本科的「天然紋理」。（筆者必須指出，「天然紋理」的觀念本身涉及哲學問題頗多，但若以數學家、數學教師的個人經驗、認識為基礎，也不難找到一定的共識。）

這個不是文件寫得是否滿意的問題，更嚴重的問題是這個「課程霸權」強行要求數學教師以這九種共通能力作為教學設計的出發點。於是數學教

學不以數學的本科知識細節、內蘊結構和連繫為首要考慮，卻以這九個能力的培養來組織學習活動（指引中有十三個教學活動示例可以說明）。（想像一下電視節目監製認為這是一個健康飲食時代，要求烹飪節目主持人必須以營養成分維他命的角度重新分析食譜，並要從營養學角度組織講解烹飪過程，如何？！）筆者恐怕數學教學將因此而被嚴重扭曲，學生對數學的認識將淪為片段零碎的經驗。而更值得懷疑的，倒反是這九種共通能力是否真的可以通過如此簡單地提上各科教學設計日程，日日講、月月講便可以培養得來呢？筆者肯定不相信一份用不上三年（天曉得由哪些人從何處）東抄西抄而來的特區政府文件可以是培養這些高層次能力的秘笈。這樣的話，世界未免太簡單了，過去幾千年眾多思想家都白做了！如果你和我都不信，這一大堆課程改革文件又憑甚麼可以主宰數十萬學生學習生涯上的種種細節呢？（其實筆者對相關問題認識膚淺，極力推薦各位閱讀黃毅英先生《解讀「學會學習」》一文，他對此課程改革取向有精闢分析及見解。該文章收錄於即將出版之《姨媽姑爹論盡教改》，詳見下文。）

看這光景，似乎離開學生們可以快樂學習的境界愈來愈遠。筆者不禁要問，我們的學校現在究竟變成了誰的樂園？誰的烏托邦？過去這個夏天，筆者跟蔡寶琮與一眾教育界同工合力編寫《姨媽姑爹論盡教改》，從而有機會回顧自 1999 年初開展至今的教育改革，聽一下中小學老師的心聲。（硬銷：新書將於 2002 年 12 月中由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出版，各大書店均有代售，懇請讀者留意。）看一下我們的教育如何弄到今天這個地步，簡直是觸目驚心！究其實也不過又是無視現實環境，硬銷某些教育界領導人的所謂教育理念，到頭來受害的卻是我們的青少年、我們的下一代，尤其是處於社會低下階層任人宰割的一群。當前的教育和課程改革舞台，最終只是這些領導人的樂園，以一群青少年莘莘學子作為實驗用的「白老鼠」，任意實施他們的烏托邦藍圖。無奈的是，領導人在樂園尋開心時，完全容不下一點批評和反對意見，拒絕與持不同意見者對話，每每將異議者一概標籤為抱殘守缺者，定性為教育改革的絆腳石。從這種處理反對者的手法，亦可以看出領導者的質素如何了。

特區政府骨子裡對教育事業的態度，從他們本年初如何對待為爭取居留權而滯港的一群小孩子的教育機會，怎樣威迫官、津學校拒收他們入學，

已經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人的基本價值和權利永遠不會被尊重，更不要提下一代的幸福、成長。問題是為何這種不顧現實的所謂教育改革，還可以在極少阻力之下繼續下去呢？原因之一，肯定是因為教育的成果是長期的，又不容易精確量度、比較，不少壞影響和惡果，還要等至少十年八載甚至更長時間才會清楚浮現出來，批評者很難即時就這些壞影響和惡果拿出真憑實據來。不似八萬五房屋政策、「一六七作大」事件、人大釋法等施政失誤，立竿見影，特區政府不可能輕易推卸責任。於是乎教育改革、課程改革等，主其事者大可搞足五年、十年，大錯鑄成，到時已經改朝換代，很難指出責任誰屬、錯在那裡，「兇手」完全可以「逍遙法外」。近的如九十年代花費不少人力物力、勞役了不計其數的小學教師、學生和家長的目標為本課程（TOC），就是這類「玩完係咁先」的絕佳例子。

筆者不懂那些高深的宏觀教育政策理念，只懂一點數學和半點數學教學的理念。數學科的教與學有其自身的獨特條件、學習方式以致配套的評核方法。中小學的新課程正在逐步實施，有不少監察、檢討的工作要進行，亦理應盡辦法疏解教師在教學上遇到的新困難，提供適切的教學指引或建議。但現在的情況是，由不知就裡的高層人士，獨排眾議地設下一個全方位一致、跨學科的課程框架，規定無論是甚麼學科，都要配合其中的結構和能力成分元素，考察相同的課程發展進程問題。而數學本科的教師和課程發展工作者卻失去了科目應有的自主性、自發性，所能參與的只有中央頒布框架下訂立的各項支節工作，並在規定的時限內，將數學科的課程內容、教學與評鑑方式打造到滿足這些框架包裝的要求。這種削足就履的課程發展方式，的確諄乎常理，匪夷所思，但卻在進行著，而且還間接地加強了這個課程框架霸權的合法性。眼見目前這種數學本科的課程發展方式，愈來愈偏離合理的軌道，筆者才在此一抒管見。希望有更多數學老師認真思考有關問題，積極參與發聲，維護這個大家經營有年而且健康成長中的數學教學專業討論交流的文化，支持一個較為合適合理的數學本科課程檢討及發展機制，不要再讓一個「從天而降」的課程框框如緊箍咒般對各學科進行獨裁的課程統治。要知道最終受害的，將會是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孩子！

筆者雖然叫做讀過幾本書，卻不懂那些高深的教育、課程理論，始終希望保持頭腦簡單、清醒。一聽到有人高言大志、愛國愛港、科教興國、

超英趕美、培養世界級人才，例必第一時間彈開。皆因筆者受殖民地教育毒害至深，連自救也不成，那有資格跟人家講培育全方位多元高層次創意思維兼九種共通能力外加優質價值觀良好態度並領導知識型全球一體化三言兩語語無倫次的人才呢？我只知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自有其深刻道理。面對動蕩不安的年代，教育工作者更要踏實工作，追求學養，備好每一節課，關心每一位學生，這才是教師的工作。可以說，這是「多麼簡單的一條道路，多麼難走，多麼易走」（引自謝立文《麥嘜微小小說》，1997，頁37）。

我在《數學教育》第十一期（2000年12月）曾經介紹過荷蘭的「現實主義數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別人以三十年的時間發展出來的數學課程和教法，還嫌不足有待改進。那麼我們那些既脫離教育現況，又未經廣泛討論，更遑論深入研究的急就章卻又冠冕堂皇的課程改革新藍圖，會有些甚麼貨色，自是不望而知了。筆者絕不相信有人能夠無視教育實況、教學文化、學科的具體內容，閉門造車地堆砌各種巧立名目的東西，而可以推出一個有效的、跨學科的課程框架來強制各學科的課程發展。至少就我所認識，數學科的學習就不應該受其規範。在探究和發展數學的教與學上面，詩人艾略特（T.S. Eliot）1942年的詩作 *Little Gidding*（收錄於 *Four Quartets* 之內）對我們亦不無啓發：

What we call the beginning is often the end
And to make an end is to make a beginning.
The end is where we start from.
.....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隨隨便便定出一個藍圖作為一切的起點和終點，以規範、統涉他人的探討和思考，只不過是狂妄、無知。誠如 Albert Einstein 所言，“Der liebe Gott steckt im Detail”（「神在細節之間」），未有在一個學科中深入、認真地沉浸過的，又豈能明白該學科學習的奧妙之處呢？更不要說為該學科定下教學框架了。

面對二十一世紀，筆者並不樂觀，有說是文明衝突（*conflict of civilisations*）的世紀。那些大談知識型經濟在全球一體化中怎樣商機無限，如何通過培訓新世代創意人才提高競爭力，自可憧憬豐饒豐足的生活，大抵忽略了過去過度的生產、消費，跨國企業對廣大地區本土經濟的剝削與破壞，已經令世界資源消耗不少而分配更趨不均，貧國富國差距更懸殊。隨著全球一體化，貧富、強弱的矛盾和衝突既尖銳化同時亦無處不在，你和我縱使在香港亦不可能置身事外。世紀初這兩年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大概只是序幕。往後能否再有太平日子，地球資源會否很快耗盡，端賴人與人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的和解和協作，而只一味講求競爭求存將會把人類世界帶上不歸路。我們當前推動的教育改革，明顯地只重視狹義的經濟發展與增長，只講求個人在生產活動上的競爭力，卻連人可以怎樣建立自己、怎樣生活、怎樣與人相處也沒有想過，究竟是否真的能承受得起二十一世紀的嚴峻考驗呢？面對那些冠冕堂皇的偉大學習目標，筆者不免感到空洞與無奈。德國文學家 Hermann Hesse 在他一篇寫於 1919 年的短文 *Du sollst nicht töten*（《汝不可殺人》），感於當時歐洲土地上的衝突、戰亂，他語重深長的作結：“Unsere Aufgabe als Menschen ist: innerhalb unseres eigenen, einmaligen, persönlichen Lebens einen Schritt weiter zu tun vom Tier zum Mensch.”（筆者譯：「我們作為人的任務，〔只不過是〕在於本身難得一次的個人生活上，由動物向人邁進一步。」）

能夠謙卑地看清人的本相，才能看清「教育烏托邦」的淺薄虛妄，免於被那些假大空的課程改革藍圖所迷惑，知道如何踏實地做一個人、當一個教師。於本年初逝世的法國社會學大師 Pierre Bourdieu 在 2000 年一次訪問中也曾這樣說過：「按部就班地做一大番小事，總好過進行些翻天覆地的改革。…… 教育改革者則更應該以園丁而非工程師自居。」眼下的特區教育幾年之間已經給「工程師」們弄得面目全非，學校內的工作方式、態度、氣氛，亦離開踏實之路愈來愈遠。面對層出不窮的改革措施，不少老師只能疲於奔命，應付些門面功夫，要備好每一節課已經不容易，根本談不上實質的教學探討，更遑論認真關心個別學生的問題。此情此景，能不叫人憂心嗎？但我清楚知道，只能泡製升旗的假亢奮，卻連對孩子微笑的心情和力氣都沒有的教育，一定不會是好教育。